



当代文学大系

DANGDAIWENXUEDAXI

新文化运动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，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。涌现出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，创作出大量反映时代，反映民众觉醒的优秀作品。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文学创作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本书系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做了总结性的概括，将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尽收其中。

怎能忘记

季羡林◎主编



中国当代文学大系

怎能忘记

主编 季羨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“牛棚”小品(三章)	丁 玲(1)
胡杨泪	孟晓云(10)
我的老伴——吴文藻	冰 心(27)
理论狂人	
——献上一位无名经济理论家	陈祖芬(43)
西部在移民	麦天枢(69)
百万大裁军(节选)	袁厚春(117)
牛棚杂忆(节录)	季羨林(166)
挽狂澜	张贤亮(178)



“牛棚”小品（三章）

丁 玲

窗 后



怎
能
忘
记

1

尖锐的哨声从过道这头震响到那头，从过道里响彻到窗外的广场。这刺耳的声音划破了黑暗，蓝色的雾似的曙光悄悄走进了我的牢房。垂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泡，显得更黄了。看守我的陶芸推开被子下了炕，匆匆走出了小屋，返身把门带紧，扣严了门上的搭扣。我仔细谛听，一阵低沉的嘈杂的脚步声，从我门外传来。我更注意了，希望能分辨出一个很轻很轻而往往是快速的脚步声，或者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和低声的甜蜜的招呼……“啊呀！他们在这过道的尽头拿什么呢？啊！他们是在拿笤帚，要大扫除；还要扫窗外的广场。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沉静的潭水，我的心跃动了。我急忙穿好衣服，在炕下来回走着。我在等陶芸，等她回来，也许能准许我出去扫地。即使只准我在大门外、楼梯边、走廊里打扫也好。啊！即使只能在这些地方洒扫，不到广场上去，即使我会腰酸背疼，即使我……我就能感到我们都在一同劳动，一同在劳动中彼此怀想，而且……啊！多么奢侈的想望啊！当你们一群人扫完广场回来，而我仍在门廊之中，我们就可以互相睨望，互相凝视，互相送过无限的思念之情。你会露出纯静而挚热的、旁人谁也看不出来的微笑。我也将像三十年前那样，从那充满了像朝阳一样新鲜的眼光中，得到无限的鼓舞。那种对未来满怀信心，满怀希望，那种健康的乐观，无视任何艰难险阻的力量……可是，现在我是多么渴望这种无声的、充满了活力的支持。而这个支持，在我现在随时都可以倒下去的心境中，是比三十年前千百倍地需要，千百倍地重要啊！

没有希望了！陶芸没有回来。我灵机一动，猛然一跃，跳上了炕，我战战兢兢地守候在玻璃窗后。一件从窗棂上悬挂着的旧制服，



遮掩着我的面孔。我悄悄地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，向四面搜索，在一群扫着广场的人影中仔细辨认。这儿，那儿，前边，窗下，一片，两片……我看见了，在清晨的、微微布满薄霜的广场上，在移动的人群中，在我窗户正中的远处。我找到了那个穿着棉衣也显得瘦小的身躯，在厚重的毛皮帽子下，露出来两颗大而有神的眼睛。我轻轻挪开一点窗口挂着的制服，一缕晨光照在我的脸上，我注视着的那个影儿啊，举起了竹扎的大笤帚，他，他看见我了。他迅速地大步大步地左右扫着身边的尘土，直奔了过来，昂着头，注视着窗里微露的熟识面孔。他张着口，好像要说什么，又好像在说什么。他，他多大胆啊！我的心急速地跳着，赶忙把制服遮盖了起来，又挪开了一条大缝。我要你走得更近些，好让我更清晰地看一看：你是瘦了，老了，还是胖了的更红润了的脸庞。我没有发现有没有人在跟踪他，有没有人发现了我……可是，忽然我听到我的门扣在响，陶芸要进来了。我打算不理睬她，不管她，我不怕她将对我如何发怒和咆哮。但，真能这样吗？我不能让她知道，我必须保守秘密，这个幸福的秘密。否则，他们一定要把上边一层的两块玻璃也涂上厚厚的石灰水，将使我同那明亮的蓝天，白雪覆盖的原野，常常有鸦鹊栖息的浓密的树枝，和富有生气的、人来人往的外间世界，尤其是我可以享受到的缕缕无声的话语，无限深情的眼波，从此告别。于是我比一只猫的动作还轻还快，一下就滑坐在炕头，好像只是刚从深睡中醒来不久，虽然已经穿上了衣服，却仍然恋恋于梦寐的样子。她开门进来了，果然毫无感觉，只是说：“起来！起来洗脸，捅炉子，打扫屋子！”

于是一场虚惊过去了，而心仍旧怦怦地跳着。我不能再找寻那失去的影儿了。哨音又在呼啸，表示清晨的劳动已经过去。他们又将回到他们的那间大屋，准备从事旁的劳动了。

这个玻璃窗后的冒险行为，还使我在一天三次集体打饭的行进中，来获得几秒钟的、一闪眼就过去的快乐。每次开饭，他们必定要集体排队，念念有词，鞠躬请罪，然后挨次从我的窗下走过，到大食堂打饭。打饭后，再排队挨次返回到“牛棚”。我每次在陶芸替我打饭走后（我是无权自己去打饭的，大约是怕我看见了谁，或者怕谁看见了我吧），就躲在窗后等待，而陶芸又必定同另外一伙看守

走在他们队伍的后边。因此，他们来去，我都可以站在那个被制服遮住的窗后，悄悄将制服挪开，露出脸面，一瞬之后，再深藏在制服后边。这样，那个狡猾的陶芸和那群凶恶的所谓“造反战士”，始终也没能夺去我一天几次、每次几秒钟的神往的享受。这些微小的享受，却是怎样支持了我度过最艰难的岁月，和这岁月中的多少烦恼意乱的白天和不眠的长夜，是多么大的鼓舞了我的生的意志啊！

书 简

陶芸原来对我还是有几分同情的。在批斗会上，在游斗或劳动时，她都曾用各种方式对我给予某些保护，还常常违反众意替我买点好饭菜，劝我多吃一些。我常常为她的这些好意所感动。可是自从打着军管会的招牌从北京来的几个人，对我日日夜夜审讯了一个月以后，陶芸对我就表现出一种深仇大恨，整天把我反锁在小屋子里严加看管，上厕所也紧紧跟着。她识不得几个字，却要把我写的片纸只字，翻来捡去，还叫我念给她听。后来，她索性把我写的一些纸张一支圆珠笔都没收了，而且动不动就恶声相向，再也看不到她的好面孔了。

没有一本书，没有一张报纸，屋子里除了她以外，甚至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，只能像一个哑巴似的呆呆坐着，或者在小屋中踱步。这悠悠白天和耿耿长夜叫我如何挨得过？因此像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小茅屋，一间坐落在家属区的7平方米大的小茅屋，那间曾被反复查抄几十次，甚至在那间屋里饱受凌辱、殴打，那曾经是我度过多少担心受怕的日日夜夜的小茅屋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都成了一个辉煌的、使人留恋的小小天堂！尽管那时承受着狂风暴雨，但却是两个人啊！那是我们的家啊！是两个人默默守在那个小小炕上，是两个人围着那张小炕桌就餐，是两个人会意地交换着眼色，是两个人的手紧紧攥着、心紧紧连着，共同应付那些穷凶极恶的打砸抢分子的深夜光临……多么珍贵的黄昏与暗夜啊！我们彼此支持，彼此汲取力量，排解疑团，坚定信心，在困难中求生存，在绝境中找活路，而现在，我离开了这一切，只有险恶浸入我寂寞的灵魂，死一样的孤独窒息着我仅有的一丝呼吸！什么时候我能再痛痛快快地看到你满面春风的容颜？什么时候我能再听到你深沉有力的语言？现在我即使



怎

能

忘

记

3



有冲天的双翅，也冲不出这紧关着的牢笼！即使有火热的希望，也无法拥抱一线阳光！我只能低吟着我们曾经爱唱的地下斗争中流传的一首诗：“囚徒，时代的囚徒，我们并不犯罪。我们都从那火线上扑来，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扑来。凭它怎么样压迫，热血依然在沸腾……”

一天，我正在过道里捅火墙的炉子，一阵哨音呼啸，从我间壁的大屋子里涌出一群“牛鬼蛇神”，他们急速地朝大门走去。我暗暗抬头观望，只见一群背上钉着白布的人的背影，他们全不回头看望，过道又很暗，因此我分不清究竟谁是谁，我没有找到我希望中的影子。可是，忽然，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，轻到无以再轻地落到我的脚边。我本能地一下把它踏在脚下，心怦怦地跳了起来。多好的机会啊，陶芸不在。我赶忙伸去摸，原来是一个指头大的纸团。我来不及细想，急忙把它揣入怀里，蹑进小屋，塞在铺盖底下。然后我安定地又去过道捅完了火炉，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，便安安稳稳地躺在铺上。其实，我那时的心啊，真像火烧一样，那个小纸团就在我的身底下烙着我，烤着我，表面的安宁，并不能掩饰我心中的兴奋和凌乱。“啊呀！你怎么会想到，知道我这一时期的心情？你真大胆！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啊！我真高兴，我欢迎你大胆！什么狗屁王法，我们就要违反！我们只能这样，我们应该这样……”

不久，陶芸进来了。她板着脸，一言不发，满屋巡视一番，屋子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没有引起她丝毫的怀疑。她看见我一副疲倦的样子，吼道：“又头痛了？”我嗯了一声，她不再望我了，返身出来，扣上了门扣。我照旧躺着。屋子里静极了，窗子上边的那层玻璃，透进两片阳光，落在炕前那块灰色的泥地上。陶芸啊！你不必从那门上的小洞洞里窥视了，我不会让你看到什么的，我懂得你。

当我确信无疑屋里真真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才展开那个小纸团。那是一片花花绿绿的纸烟封皮。在那被揉得皱皱巴巴的雪白的反面，密密麻麻排着一群蚂蚁似的阵式，只有细看，才能认出字来！你也是在“牛棚”里，在众目睽睽下生活，你花了多大的心思啊！

上面写着：“你要坚定地相信党、相信群众、相信自己、相信时间。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。要活下去！高瞻远瞩，为共产主义的

实现而活，为我们的孩子们而活，为我们的未来而活！永远爱你的。”

这封短信里的心里话，几乎全是过去不向我说过又说过的。可是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，还是那么新鲜，那么有力量。这是冒着大风险送来的！在现在的情况底下，还能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呢？……我一定要依照这些话去做，而且要努力做到，你放心吧。只是……我到底能做什么呢？我除了整天在这不明亮的斗室中冥思苦想之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我只有等着，等着……每天早晨我到走廊捅炉子，出炉灰，等着再发现一个纸团，等着再有一个纸团落在我的身边。

果然，我会有时在炉边发现一叶枯干了的苞米叶子，一张废报纸的一角，或者找到一个破火柴盒子。这些聪明的发明，给了我多大的愉快啊！这是我惟一的精神食粮，它代替了报纸，代替了书籍，代替了一切可以照亮我屋子的生活的活力。它给我以安慰，给我以鼓励，给我以希望。我要把它们留着，永远地留着，这是诗，是小说，是永远的纪念。我常常在准确地知道没有人监视我的时候，就拿出来抚摸，收拾，拿出来低低地反复吟诵，或者就放在胸怀深处，让它像火一般贴在心上。下边就是这些千叮嘱、万叮嘱，千遍背诵，万遍回忆的诗句：

“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，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。你是海洋上远去的白帆，希望在与波涛搏斗。我注视着你啊！人们也同我一起祈求。”

“关在小屋也好，可以泊听到无耻的谎言；没有人来打搅，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。那些曾给你以光明的希望，而你又赋予他们以生命的英雄；他们将因你的创作而得名，你将因他们而永生。他们将在你的回忆里丰富、成长，而我将得到无限愉快。”

“忘记那些迫害你的人的名字，握紧那些在你困难时伸过来的手。不要把豺狼当人，也不必为人类有了他们而失望。要看到远远的朝霞，总有一天会灿烂光明。”

“永远不祈求怜悯，是你的孤傲；但总有许多人关怀你



的遭遇，你坎坷的一生，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，你是属于人民的，千万珍重！”

“黑夜过去，曙光来临。严寒将化为春风，狂风暴雨不倒柔嫩的小草，何况是挺拔的大树！你的一切，不是哪个人恩赐的，也不可能被横暴的黑爪扼杀、灭绝。挺起胸来，无所畏惧地生存下去！”

“我们不是孤独的，多少有功之臣、有才之士都在遭难受罪。我们只是沧海一粟，不值得哀怨！振起翅膀，积蓄精力，为将来的大好时机而有所作为吧。千万不能悲观！”

“.....”



这短短的书简，可以集成一个小册子，一本小书。我把它扎成小卷，珍藏在我的胸间。它将伴着我走遍人间，走尽我的一生。

可惜啊！那天，当我带上手铐的那天，当我脱光了衣服被搜身的那天，我这惟一的财产，我珍藏着的这些诗篇，全被当作废纸而毁弃了。尽管我一再恳求，说这是我的“罪证”，务必留着，也没有用。别了，这些比珍宝还贵重的诗篇，这些同我一起受尽折磨的纸片，竟永远离开了我。但这些书简，却永远埋在我心间，留在我记忆里。

别 离

春风吹绿了北大荒的原野，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，按季节，春播已经开始了。我们住在这几间大屋子、小屋子里的人，一天比一天少了。听说，有的已经回了家，回到原单位；有的也分配到生产队劳动去了。每个人心中都将产生一个新的希望。

5月14日那天，吃过早饭，一个穿军装的人，来到了我的房间，我意识到我的命运将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多么热切地希望回到我们原住的那间小屋，那间7平方米大的小茅屋，那个温暖的家。我幻想我们将再过那种可怜的而又是幸福的、一对勤劳贫苦的农民的生活啊！

我客气地坐到炕的一头去，让来人在炕中间坐了下来。他打量了我一下，然后问：“你今年多大年纪？”



我说：“65岁了。”

他又说：“看来你身体还可以，能劳动吗？”

“我一直都在劳动。”我答道。

他又说：“我们准备让你去劳动，以为这样对你好些。”

不懂得他指的是什么，我没有回答。

“让你去××队劳动，是由革命群众专政，懂吗？”

我的心跳了一下。××队劳动，我理解，去××队是没有什么好受的。这个队的一些人我领教过。这个队里就曾有过一批一批的人深夜去过我家，什么事都干过。但我也不在乎，反正哪里都会有坏家伙，也一定会有好人，而且好人总是占多数。我只问：“什么时候去？”

“就走。”

“我要清点一些夏天的换洗衣服，能回家去一次吗？”我又想到我的那间屋子了，我离开那间小屋已经快10个月了，听说去年冬天黑夜曾有人砸开窗户进去过，谁知道那间空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！

“我们派人替你去取，送到××队去。”他站了起来，想要走的样子。

我急忙说：“我要求同C见一面，我们必须谈一些事情，我们有我们的家务。”

我说着也站了起来，走到门边去，好像他如不答应，我就不会让他走似的。

他沉吟了一下，望瞭望我，便答应了。然后，我让他走了，他关上了门。

难道现在还不能让我们回家吗？为什么还不准许我们在一道？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？自从去年7月把我从养鸡队（我正在那里劳动），揪到这里关起来，打也打了，斗也斗了，审也审了。现在农场的两派不是已经联合起来了吗？据说要走上正轨了，为什么对我们还是这样没完没了？真让人不能理解！

实际我同C分别是从去年7月就开始了的。从那时起我就独自一人被关在这里。到10月间才把这变相的牢房扩大，新涌进来了一大批人，C也就住在我隔壁的大“牛棚”里了。尽管不准我们见面，碰面了也不准说话，但我们总算住在一个屋顶之下，而且总还可以



在偶然的时候见面。我们有时还可以隔着窗户了望，何况在最近几个月内我还收到他非法投来的短短的书简。现在看来，我们这种苦苦地彼此依恋的生活，也只能成为供留恋的好景和回忆时的甜蜜了。我将一个人到××队去，到一个老虎队去，去接受“革命群众专政”的生涯了。他又将到何处去呢？我们何时才能再见呢？我的生命同一切生趣、关切、安慰、点滴的光明，将要一刀两断了。只有痛苦，只有劳累，只有愤怒，只有相思，只有失望……我将同这些可恶的魔鬼搏斗……我决不能投降，不能沉沦下去。死是比较容易的，而生却很难；死是比较舒服的，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啊！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（尽管我已于1957年底被开除了党籍，11年多了。我一直是这样认识，这样要求自己和对一切），我只能继续走这条没有尽头的艰险的道路，我总得从死里求生啊！

门呀然一声开了。C走进来。整个世界变样了。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。我懂得时间的珍贵，我抢上去抓住了那两只伸过来的坚定的手，审视着那副好像几十年没有见到的面孔，那副表情非常复杂的面孔。他高兴，见到了我；他痛苦，即将与我别离，他要鼓舞我去经受更大的考验，他为我两鬓白霜、容颜憔悴而担忧；他要温存，却不敢以柔情来消融那仅有的一点勇气；他要热烈拥抱，却深怕触动那不易克制的激情。我们相对无语，无语相对，都忍不住让热泪悄悄爬上了眼睑。可是随即都摇了摇头，勉强做出一副苦味的笑容。他点了点头，低声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”我悄然问他

“还不知道。”他摇了摇头。

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钞票，轻轻地而又慎重地放在我的手中。我知道这是他每月15元生活费里的剩余，仅有的5元钱。但我也只得留下，我口袋里只剩1元多钱了。

他说：“你尽管用吧，不要吃得太省、太坏，不能让身体垮了。以后，以后我还要设法……”

我说我想回家取点衣服。

他黯然说道：“那间小屋别人住下了，那家，就别管它了。东西，我去清理，把你需要的捡出来，给你送去。你放心好了。我一定每月给你写信。你还要什么，我会为你设法的。”



怎

能

忘

记

9

我咽住了。我最想说的话，强忍住了。他最想说的话，我也只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。我们的手，紧紧攥着；我们的眼睛，盯得牢牢地，谁也不能离开。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。我们原也没有团聚，可是又要别离了。这别离，这别离是生离呢，还是死别呢？这又有谁知道呢？

“砰”地一下，房门被一只穿着翻毛皮鞋的脚踢开了。一个年轻小伙瞪着眼看着屋里。

我问：“干什么？”

他道：“干什么！时间不早了，带上东西走吧！”

我明白这是××队派来接我的“解差”。管他是董超，还是薛霸，反正得开步走，到草料场劳动去。

于是，C帮助我清理那床薄薄的被子，和抗战胜利时在张家口华北局发给的一床灰布褥子，还有几件换洗衣服。为了便于走路，C把它们分捆成两个小卷，让我一前一后地那么背着。

这时他迟疑了一会，才果断地说：“我走了。你注意身体。心境要平静，遇事不要激动。即使听到什么坏消息，如同……没有什么，总之，随时要做两种准备，特别是坏的准备。反正，不要怕，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我担心你……”

我一下给他吓傻了，我明白他一定瞒着我什么。他现在不得不让我在思想上有点准备。唉，你究竟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瞒着我呢？

他见到我呆呆发直、含着眼泪的两眼，便又宽慰我道：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都是我想得太多，怕你一时为意外的事而激动不宁，总之，事情总会有结局的。我们要相信自己。事情不是只限于我们两个人。也许不需要很久，整个情况会有改变。我们得准备有一天要迎接光明。不要熬得过苦难，却经不住欢乐。”他想用乐观引出我的笑容，但我已经笑不出来了。我的心，已为这没有好兆头的别离压碎了。

他比我先离开屋子。等我把什么都收拾好，同那个“解差”离开这间小屋走到广场时，春风拂过我的身上。我看见远处槐树下的井台上，站着一个向我挥手的影子，他正在为锅炉房汲水。他的臂膀高高举起，好像正在无忧地、欢乐地、热烈地遥送他远行的友人。

1979年3月中旬，于北京友谊医院



胡杨泪

孟晓云

在世界上，胡杨——最古老的杨树品种已罕见。

我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，见到了这珍奇的树。只有一棵，孤零零地立在塔里木河滩上。它高大，树干弯曲，像一个驼着背的老人。其貌不扬，却有着很强的生命力，耐干旱，耐盐碱，抗风沙，能在夏季酷热、冬季严寒、年降水量只有十几毫米的恶劣自然条件下生长。维吾尔族农民说，胡杨三千年，长着不死一千年，死后不倒一千年，倒地不烂一千年。

当地人称胡杨是“会流泪的树。”这是因为，生活的环境越干旱，它体内贮存的水分也越多。如果用锯子将树干锯断，就会从伐根处喷射出一米多高的黄水。如果有什么东西划破了树皮，体内的水分会从“伤口”渗出，看上去就像伤心的流泪一样。千百年来，这自生自灭的天然胡杨，总是默默地为人们提供各种财富。它的木质，质地坚硬，是优良的建筑材料；它的嫩枝、树叶，营养丰富，含有大量的钙和钠盐，是牛羊爱食的饲料；就是它流出的“泪”，很快变成一种结晶体，叫胡杨碱，也可以食用、洗衣、制肥皂……哦，这会流泪的树！我抚摸着胡杨粗糙的树干，被它可贵的品格深深感动了。

蓦地，我想到了一位在塔里木结识的农垦大学教师钱宗仁。任何一个陌生人，握住他那粗糙的手，看到他黝黑多皱的脸，绝不会认为他只有三十九岁，也绝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知识分子。

整整四个下午、四个夜晚，钱宗仁向我讲述了二十年自学的坎坷经历。他并非一个成功者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。我不停歇地记啊，记啊，他的一句句话，仿佛是胡杨树上流出的一滴滴泪珠。

离乡歌

1964年8月，从兰州开往吐鲁番的慢车上，坐着一个约摸二十



岁的青年，瘦高个儿，看上去很老实，也很忧郁。他没有行李，没有提包，甚至买了火车票后，已分文全无，既不是走亲戚，也不是做买卖，但他出远门了。

这青年叫钱宗仁，湖南湘乡县浒州大队人。

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，沉重的钢车轮从轨上碾过去，碾过去，像是碾碎了他童年的梦幻。那窗外一晃而过荒凉的戈壁，像是他流逝的学生时代。也许是命里注定，二十岁就要流落异乡。他是一个本分、勤奋、纯洁的青年，自懂事起，就有一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有一个影子总伴随着他——他是“富农”的儿子。为此，他人不了团，三次失去上大学的机会，甚至连在家乡都无法生活下去。

公平地说，土改时，钱宗仁家的成分第一次被划为贫农，这在情理之中。可是由于一点家庭纠纷得罪了当时的农会主席，他节外生枝硬把钱家划为“佃富农”。在疾风暴雨式的南方土改运动中，某一点点差错并不妨碍这场运动的伟大，然而就是这一点点差错，竟酿成了钱宗仁前半生的悲剧。

一年前，华北遇到洪水，郑州不通车了，一群拿着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，只好绕道济南，从济南转烟台，再从烟台买船票到大连。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济南组织了一个返校委员会，一个轻人跳到广场的台子上，举着大喇叭筒说：“同学们，在这种特殊困难情况下，大家都不要心急，我们要发扬互相帮助、团结友爱的精神。有个新同学姓钱，他主动帮助别的同学托运行李，把旅店里的床位让出来，自己去露宿街头，他还找开水，热心为同学们服务，我们应向他学习……”

当时，有谁能理解钱宗仁复杂的心境呢？新生们虽然要延误报到的日期，他们的心情毕竟是快活的——对未来大学的生活充满憧憬。而钱宗仁，手中没有户口迁移手续，他考上了哈工大，但能不能读，能读多长时间，尚不可知，前途莫测啊！

命运总在捉弄着他。第一年考大学，钱宗仁的成绩优异，进入全湖南省前十名。清华大学招生小组准备录取他。湘乡二中党支部一个副书记，为了发泄对其他教师的私愤，利用一个学生干部的嫉妒之心，盗走钱宗仁的日记本，断章取义，将其政审结论改为“出身不好，思想反动，不宜录取”。就这样，钱宗仁落榜了。但他不甘



心，第二年又考，以优异的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录取。他欣喜若狂，一宿没合眼。

那时长丰公社刚开始搞“四清”试点，公社罗书记任济州大队工作组组长，他们正在摸底组织阶级队伍时，传来钱宗仁被录取上大学的消息。当天晚上，村上召开群众大会，罗书记做报告，有一段话使钱宗仁毛骨悚然：“我们这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动向啊？”解放二十多年了，这个大队只有一个师范专科大学生，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富农的儿子钱宗仁考上了大学，还是什么秘密专业（他不懂“精密”二字）。为什么这么多贫下中农子女不上大学，却叫他去上这么好的大学？还有人批准，你们说这是不是阶级斗争？我们能叫他上大学吗？我宣布，“他上大学谁批准谁负责，谁给办手续谁负责！”

钱宗仁又气又急，散了会就去找罗书记了。罗打着官腔：“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，你不能理解……”难道，年轻人的前途又要被儿戏般地毁掉？钱宗仁痛哭流涕，眼泪是感动不了罗起明这号人的，他怎么能知道钱宗仁为取得深造机会苦苦奋斗的日日夜夜，怎能理解他朝思暮想进大学门的心情！

十九岁的年纪，无法接受这冷酷的现实，宗仁回到家里，哭啊、哭啊，又是一夜没睡。队干部拒绝给他办理迁移户口的手续，恰好这时，曾是湘乡二中毕业的十几个大学生回乡度假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气愤地去找公社干部辩论，后来他们联名写信向教育部反映情况。钱宗仁怀着对党的政策的信任，身带一份报告书，空手登上了赴哈尔滨的征程。

如烟的往事，伴随着列车单调的“哐当”、“哐当”的声音，一桩桩闯进钱宗仁的心头。告别、告别，这次是告别同窗三个月的好友。他所在的 6312 班全体同学到哈尔滨火车站送行。钱宗仁流泪了，大家都流泪了。“宗仁，我们等着你归来。”“宗仁，如果此行你回不来，可以在家乡从事文学创作，照样有出息。怎么会回不来？学校领导亲口说的，我们是希望你上学的，但有些问题需要你回去对证。”天真的宗仁，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些安抚的话语，哪里会想到一去不返，从此不能再登哈工大的门槛了呢。

他的命运操在罗书记等人的手中了。恼羞成怒的罗书记发函给



哈工大，要求取消钱宗仁的入学资格。哈工大党委让宗仁跟班上课，又派孙景略同志去湘乡县进行调查协商，到长丰公社宣传党的“有成分论、不惟成分论、重在政治表现”的政策，请公社和“四清”工作队允许宗仁上学。那位罗书记立即组织人马，三天写了十几页材料，说明钱宗仁“政治表现不好”。当孙影略了解此材料纯属编造，据理力争时，罗起明在事实面前蛮不讲理，居然说：“要是我们公社一级党领导机关还搞不过一个地富子女，这会产生什么影响？你们哈工大是共产党的学校还是国民党的学校？为什么不支持贫下中农，却支持地主富农？”最后竟耍起无赖：“你们硬要钱宗仁上学，我们立即撤走工作队，这里的‘四清’由你们派人搞就是了。”协商无效。哈工大无奈，只有劝钱宗仁退学。

告别，又是告别，这回是向考场告别。为了求学，钱宗仁付出了多少代价，可他依然没有绝望。就在头年被劝退学的那次谈话中，他流着泪还在问：“我今年只有不上大学了，以后我要再考大学，还让不让我考呢？”哈工大送他回家乡的同志热忱地说：“希望你明年考大学，继续报哈工大，我们欢迎你。”在场的公社干部也一口应承：“没问题，让你考。”钱宗仁轻信了。第二年，他一切准备就绪，去报名时，“四清”工作队从中作梗，他跑了公社九次，九次被拒之门外。报名工作截止了。钱宗仁茶不思，饭不想，沮丧、绝望和忧愁笼罩在心头，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软弱。

那年的10月15日，学生们纷纷走进考场，魂系考场的宗仁也情不自禁地向那走去。他进不去，只能远远地望着。年轻人在专注地答题，多么熟悉又多么亲切的考场，永别了！钱宗仁深情地向考场投下最后一瞥，跑到小河边，抱着苦楝树，一个人长久地哭着，然后写下了两句诗：“理想崇高志永恒，常将寸步比长征……”

告别，又是告别。他告别了家乡，谁知道这是不是永别。他要到那最荒凉、最荒凉的戈壁滩去。不能上学，他还有一颗心、一双手，可以参加祖国的建设呢。

不知为什么，钱宗仁对未来产生了一种神秘感，并夹着热烈的向往，又奋笔疾书，在西行的列车上写了一首离乡歌：“凝眸回首意难详，去地归期两渺茫。汽笛声摧家恋淡，车轮响报路行长。但须后事争前事，也或他乡胜故乡。寻觅英雄用武地，好花无处不

芬芳。”

好花无处不芬芳

新疆阿克苏县图书馆阅览室增添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，瘦瘦、高高的个子，皮肤被风沙吹得很粗糙，这青年就是钱宗仁。他在实验林场当工人，月工资三十三元。没有钱买书，他自有办法：每逢星期日，天蒙蒙亮，他就上路了，从林场到阿克苏县有三十里呢，他疾走如飞，到了县城是最早一个等阅览室开门的人。女图书管理员都认识这个小伙子了，你看他，中午啃着包米面饽饽还在看书呢。《百炼成钢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子夜》、《静静的顿河》、《走向新岸》、《悲惨世界》……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那时候读完的。

“傻瓜，真是个呆子，星期日也不知喘口气。”同睡在一个土炕上的工人，大多是全国各地来的“盲流”，他们没有文化，当然无法理解宗仁那求知的欲望。他们只知道下工后打牌、睡大觉，哪里会想到书中有无穷的乐趣。

从来林场的那天起，钱宗仁就被人们称为“傻瓜”了。

钱宗仁完全可以找一个更理想的工作岗位。他的一个老乡李金云在阿克苏黑孜尔公社当木匠。此人忠厚老实。当时公社有一个姓常的书记是从阿克苏行署劳动局下放来的，李金云很勤快，给老常扫地、打洗脸水，晚上作个伴儿，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后来，老常调回劳动局当局长，还挂念着小李。小李说他有个弟弟想来新疆找个工作，老常一口应承。就这样，钱宗仁代替李金云的弟弟来阿克苏了。常局长是个痛快人，见面不到三分钟，把钱宗仁领到劳动局办公室，让一个姓翁的干事替他安排工作。

“你怎么认识常局长的？你和他什么关系？”姓翁的干事发问了。钱宗仁不会撒谎，一五一十地讲了。翁干事的脸立刻拉长了：“工作不好安排哟，你有户口吗？能否办来？”“没有户口。恐怕一时也办不来。”“你有什么特长？”“没有。只会劳动。”“那么你去林场开荒种树行不行？”“行。”

钱宗仁来到实验林场后，向同宿舍的工人学舌一番，大家都嘲笑他是个笨蛋：“你不会说你是常局长的亲戚吗，马上可以安排到地区工厂或者机关，户口以后慢慢办嘛，你也太傻了。”钱宗仁或许这

